

自然哲学 与道德哲学

ZI RAN ZHE XUE YU DAO DE ZHE XUE

● 杨向奎 著



自然哲学 与道德哲学

• ZI RAN ZHE XUE YU DAO DE ZHE XUE

● 杨向奎 著



自然哲学与道德哲学

杨向奎 著

责任编辑:重 岗 特约编辑:周广璞

封面设计:侯文英

济南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济南市经七路 251 号)

莱芜市印刷厂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

1995 年 11 月第 1 版

印张:11

199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243 千字

印数 1—2000 册

ISBN 7—80572—999—9/B·16

定价:13.00 元

(如有倒页、缺页、白页直接到印刷厂调换)

叙 例

在本书的《引言》中，我给熊十力先生的《新唯识论》和冯友兰先生的《新理学》作了摘要。开始的意图是想把我们共同涉及的命题作比较研究，当然有许多不同意见。在摘要的过程中，我想这样做等于对两位先生著作作书评了。他们两位是我的老师或者前辈，我不想这样作，但摘要（“思想提纲”）还是保留下来了。读者可以在读阅拙作时，参考两先生的意见，更可以加深理解。

我首先从空间、时间论起。金岳霖先生当批评胡适先生的哲学思想时说：“哲学中本来是有世界观和人生观的，我回想起来胡适是有人生观，可是，没有什么世界观的。看来对于宇

宙、时空、无极、太极……这样一些问题，他根本不去想；看来他头脑里也没有本体论、认识论或知识论方面的问题。”（见《金岳霖晚年的回忆》，《新华文摘》1995. 3）我同意金先生的说法，哲学不能不讲宇宙、时空，所以我们从空间、时间讲起。这是哲学界以至科学界的大问题，几千年来，对它不断地进行研究。首先，我们《墨经》的空时理论，以时间联系空间的“前相对论”理论，在当时是空前的卓识，后来有牛顿的绝对时空，及本世纪初的相对论，在本书内我提出我的看法，希望得到指教。

六十年前德国的石里克教授有《自然哲学》一书，他是物理大师普朗克的博士生，也是维也纳学派中的重要哲学家。我国的洪谦教授曾经介绍这部著作说：“石里克过去对于学术文化之最大贡献不在于他的实证论的哲学，而在于他能综合赫尔姆霍兹、马赫、阿芬那留斯、波尔兹曼、彭加勒、罗素的思想，完成了一个科学的哲学的理论基础。”虽然如此，我对他的《自然哲学》还是有许多不同意见。

自然哲学首先讨论的问题应当是自然法则。我国古代哲学家早就说过“有物有则”，这自然界的法则我们可以称之为理。自然有序，自然有理，自然有美。假使自然不具有这些条件，那么自然界的秩序就会紊乱，而会有一个新的自然来代替它。

在我国古代哲学家中，他们的“科学的哲学理论”有时是惊人的，除去上面提到的墨家，名家惠施、道家庄周，他们在这方面的见解，使我们今天还有自豪感。他们的理论，他们的成就是我国五千年来文化中的精华所在。还有儒家的荀子，也是参加当时宇宙观方面的争论者之一。

在道德哲学方面，我们不能忽略《易经》，这是一部卜筮书，但它在乾坤当位的现象中，却有深奥的哲学思想。孔子晚年读《易》，发现这种“刚健中正”的道德哲学，并用以改造儒家，使它从相礼乞食的小人儒，变作刚毅木讷的君子儒。《易·系辞》与《中庸》都是发挥这种思想的大著。我们不要误会“中庸”是庸俗圆滑，是乡原，它所鼓吹的，是刚健中正的“中庸”。

“仁学”思想也是从《易经》导出，“天地之大德曰生”，而生即仁即诚，所以孔子说，“杀身以成仁”，仁本来是生，但为了仁可以杀身。后来大程一派对于仁有了正确发挥，以为不仁不诚则不能生生。有仁有诚，以桃仁杏仁作喻，通俗易解，而家喻户晓。

民族国家的道德范畴方面，我们尊重“大一统”说，这是今文经师的杰作，见于《公羊传》中，而何休作了最好的发挥。“大一统”不是统一于某一个民族，而是统一于一个道德标准。根据他们拟定的道德标准及文化水平，把不同的民族分作三个层次。在《公羊》的“三世”说中，以传闻世为据乱世，所闻世为升平世，而所见世为太平世。在据乱世，“中国”、“诸夏”、“夷狄”有别，在太平世才是“王者无外而夷狄进于爵”。这层次是清楚的，以“中国”为中心，而诸夏而夷狄，然后完成大一统。我们不必担心它的夷夏之分，它的界限是以道德标准及文明程度为分野。达标者夷狄进诸夏，诸夏进为中国，反之则中国退为诸夏，诸夏退为夷狄。它没有民族或者种族的划分，唯一是看其进退与否，这真是最伟大的思想体系，它具有无比的凝集力量，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团结在一起的道德约束。

本书的宗旨是在探讨“天人之际”的发展历程。我们必须

认识自然，与自然为一，不能违背自然的规范。但在五千年来，这种关系，这种认识，却是经历了几许大的变换：从上帝主持宇宙，上帝通过神守向人类发布命令，到神守的后人老子来否定上帝，以为“道在帝先”，孔子更提出“仁”，用人人之际代替那“天人之际”。这是划时代的思想转折。但历史的发展曲折多端，汉代的灾异学者又复活了“五帝”或“六天”，事情更复杂了，多数的上帝在统治人间。后来理学家出，他们是理性主义者，抛弃了“五帝”、“六天”，“人与天地参”，人类要参与宇宙的一切。及王阳明出，更提出人类的良知主导宇宙一切，没有人类的灵明知觉，宇宙间的一切，“有等于无”。我们不赞成他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，但不能不理解他的“人”是天地间的主人！

本书的宗旨，就是探讨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之发展历程，五千年来的发展历程，一个伟大的历程！

目 录

叙 例	(1)
-----------	-------

上 篇 自然哲学

引 言

——新儒家两位大师的“思想提纲”	(3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第一章 论空间、时间	(52)
第二章 《自然哲学》中的若干问题	(104)
第三章 自然的秩序	(132)
第四章 我国哲学家对于“自然秩序”的认识历程	(145)

下 篇 道德哲学

第五章 中国传统的道德哲学	(221)
第六章 仁学的发展	(236)
第七章 民族国家的道德范畴	(259)
第八章 天人之际	(316)

引 言

——新儒家两位大师的“思想提纲”

被誉为新儒家首要人物的两位大师是熊十力先生和冯友兰先生。熊先生的代表作是《新唯识论》，冯先生的代表作是《新理学》。这是两部在国内外发生很大影响的著作，我们也认为这是我国现代史上两部哲学名著，因之我在它们出版之初已经拜读过，近来又重新详细地钻研不已，并提出一些问题来讨论。我听过十力先生的课，而没有选读他的课，所得不多，只能是先生的不及门弟子。冯先生是我的前辈，我入大学时，他已经是教授，我曾多次向他请教过。这次提出来的问题，也只是向两位先生请教。两位都已去世，请教无由，只得存疑了。

我读的《新唯识论》是194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本，在

初印上中卷序言中说：宇宙原是大用流行，不妨说为一大动力。只此动力，无别实在的物质。动力不凝摄则空荡无物，将何藉以自表现？其凝摄也，则分为众多之点滴然，由此点滴渐渐转粗而形成所谓原子电子，乃至展转形成为物质宇宙，故推迹物质，本非实有。吾自信理当如此。

本论(《新唯识论》)明变而表以数，立二或三数以示之，至道无余蕴矣。二者一翕一辟也，三者恒转是一；其现为翕，则二也；复现为辟，则三也。恒转本寂寞无形，而不能不现为翕一辟，称万法实体；是以不言一而一固存矣。《大易》以二数明化，至矣妙矣；子云《太玄》以三，犹符《易》旨，邵尧夫以四，亦难以究玄矣。本论原本《大易》，其发抒《易》、《老》一生二，二生三之旨，若与辩证法有相似者。但其根本意思要在于变易而见真常，于反动而识冲和，于流行而悟主宰，其于黑格尔自有天壤之悬隔，非深于《易》者，终不能解。

造论明宗。令诸究玄学者得知一切物的本体，非离自心外在境界，及非知识所行境界，唯是反求实证相应故。实证相应者名为性智，性智者即真的自己的觉悟。易言之，这个觉悟，就是真的自己，即此真己，在量论中，说明觉悟，即所谓性智。元是自明自觉，虚灵无碍，圆满无缺，虽寂寞无形，而秩然众理是毕具，能为一切知识根源。本体不能离人心而外在，既体非外在，当于何求，求诸己而已。唯吾人的本心，才是吾身与天地万物所同具的本体。所谓求诸本心，亦即实证相应，本心之自知自识。本体亦即个人固有的性智，到了性智显发的时候，自然内外浑融，冥冥自证，无对待相。如此于一切物无复滞碍相，而眼前的宇宙，即是绝对的真实，不复欣求所谓寂灭的境地。现前千变万化的，即是大寂灭的；大寂灭的即是现前千变万动

的。不要厌离现前千变万动的宇宙而别求寂灭，也不要沦溺于现前的千变万动的宇宙而失掉了寂灭境地。本论宗极，只是如此。

继说唯识。所谓唯识，盖世间所计心外之境，确是空无，但心，不可谓之空无。窥基如此说。十力先生以为窥基以为识不是空无，不甚妥当。因基师之识与境相对，亦即识为取境识，此识本身虚妄，乃对境取识，非本来心，如何不空。世间计度为离心实在的外物，只是妄境，这种妄境，惟是依靠妄执的心才有，并非实有。不能有离心独存的外境，但却有境，因为心与境对而彰名。才说心，便有境，无境即心之名难立。实则心与境乃具有内在矛盾发展的整体。就玄学说，此一整体本身并非实在，只是绝对的功能的显现，而境不能离心独在。在人身以迄日月星辰大地，乃至地心，一切一切都叫做境，都为我心所涵摄，都为我心所流通，绝无内外可分。

科学上的成就亦复如此。如科学上所发见物质宇宙的一切定律或公则，乃纯客观事实。虽然人心未曾了别，但确系存在。今言境不离心独在，如果是实，则科学上的定律法则，亦非离心而独在。其实今日之科学定律或法则，相当于我国先哲之所谓理。宋明哲学家关于理的问题，有两派的争论：一、宋代程、朱一派主张理在于物；二、明代王阳明反对程、朱，以为心即理。两派之论虽若水火不容，实则心与境不可分离为二。即所谓理，一面散著于物，一面内具于心。吾国先哲对于境与心的看法，总认为浑融而不可分。如《中庸》一书，是儒家哲学大典，其中有“合内外之道也，故时措之一也”。意谓，世以心为内在，一争物为外界独存。如此尽力外求尽力追境，心日逐于物，终至完全物化而无所谓心。如知境与心是浑然不可分之整体，

合内外分离为一，由此，物我无间，一多相融。孟子也曾经说“万物皆备于我矣”。此以万物都非离我心而独在，我赅备万物，成为一体。这种自我观念的扩大，至于无对，遂有人生最高境界的实现。程明道说“仁者浑然与万物同体”，也和孟子的意思相通。陆象山说“宇宙不在我心之外”，自谓渗透此理时，不觉手舞足蹈。后来王阳明路数近于象山，也昌言心外无物。

境与心本来浑融不可分，何以人们妄计一切境是离心而独在？这种妄计，非无来由。人生不能离却实际生活，都资取万物以遂其生。凡天地万物，无论是感官及所不及，都是人生所必需。初因物起追求，遂于不知不觉中以一切物为外在境，由此而复加倍追求外在境。惯性既成，每一动念，由之作主，惯性成为人心（习心）习心起来，便执定一切物为外在境。以为事实如此，绝不容疑。

从此而及时空相，亦由人心执定外在的境才有。因为执定有外境，就于——境觉有分布相，如东西南北、远近距离等。这种分布相，被称为空间相。同时于——境亦觉有延续相，如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这种延续相，被称为时间相。所以空相、时相，都缘日常经验中，执有外境而始现，并非不待经验。或者以为分布（空）与延续（时）是物质宇宙存在的形式。这种形式，是人们对于物的知识所以成立的最根本的基础。否认这种基础，便是否认物质宇宙的存在，亦将无对于物的所有知识。如外境本无，只是虚妄的心，误执为有。空间、时间又是缘外境的虚假相而诈现。否认了时空与外境，却还有一切知识否？其实说无外境，并不谓境无。须知，执有外境，并非凭空起执，因有当前此境，遂依此境而起心分别，以为此境离心而外在。今破此执，人们所执外境根本无有。十力先生以为他所谓实有的境，不是

引 言

人们所执外在的，因之而破人们的妄执。事实人们起执，未尝不依当前境而起执。既许有境，则空相、时相自是存在的形式，空时是与境而俱有。一切知识的根菱，就是以妄执外境的惯习为田地而栽培。如果不执外境为离心独存，加以解析思维，而一切对于物的知识归于无。如果知识不可无，执外境的惯习，岂非应加赞美？其实不然，人们不应于境起妄执。只可随顺世间，设定一切物是外在境，从而加以处理及思维；仅如此设定，可以无过。但必须知道，就真理论，境与心浑融而不可分。吾辈应分别俗谛与真谛，而随顺世间，设定境为有而外在，使知识有立足处，是为俗谛。泯除一切对待相，唯约真理谈，便不承认境离心外在，驯至于心境两忘，能所不分，是为真谛。

十力先生在俗谛中对人们让步，暂许外境离心而在，给科学知识留有立足处。又说，他这样作是要泯除心境对待的虚妄相，而获得本有的实智。实智是独立无匹的，境不能拘碍它，而它能运转境，即摄所归能，而显现实智之独立无匹。妄执心或取境识没有自体，印度佛家以之为缘生，亦即谓其无自体。此心乃许多缘互相藉待而起相，故无自体而不实。如解除一切缘，此心何在，实际上是毕竟空。印度佛家谓有四种缘，即：一、因缘；二、等无间缘；三、所缘缘；四、增上缘。在四种缘中，因缘特为重要。印度唯识论诸师曾定因缘义界，凡是具有能生的力用的东西，亲生其自己的果，才以之为因，于是建立种子为识的因，而说识是种子的果。种子的含义即一种势力，其所以称为种子，因为其具有能生的力用，这种子有自体、有生果的力用。种子是个别的，无量数的。

以上缘生诸相，还复空否？依俗谛不妨施設众缘，以明心识的现象，只是众缘互待而诈现。即此众缘虽复不实，但于俗

情，仍许有故。依真谛义，于俗所计为一切有相，都说为空，唯一真实复然绝待故。以此所谓众缘相，既是随情假设，就真理言，便不许有。如果不能空一切相，就不能见到真实。可知在本体论上，是要扫荡一切相的。

印度佛家以一切心物现象，名之为行。而就一切行上来观无常，以为心行不能执为有实作用，物行，不应执为可追逐的实境。十力先生从宇宙的观点看（在逻辑上假说为宇宙），便见得一切行都无自体。实际一切行，都在生动的、活泼的、不断的变化过程中。此不断变化，被说为大用流行。据此宇宙观，决定人生态度，只有精进向上，而于诸行无所厌舍，亦无染着。十力先生于此表现出他积极入世的态度而无所染着。一切行相当现起时，只是变化，并非实在。变化之力伟大而不可阻，也没有端绪可寻。于此人们要问：一、谁为能变？二、如何才能成功此变？回答一题，须承认万变不穷的宇宙，自有本体，如果只承认有万变不穷的宇宙，而不承认其本体，此宇宙如何而有，是有从空无？宇宙是否有空无的境界？十力先生以为宇宙无空无，如果有此境界，是能涵容宇宙万有，无亦不能生有。总计无完全出于妄情推度之所虚构，因之要斥破总计无。有这种无的观念，便发生一个根本的迷谬，以为一切有出空洞的无，因而无法渗透一切有的本体。真理虽本无形相，而赅备万德，具足众理。举其体显现为无量无边的用，孰谓有空洞的无。在印度古有主张一切都空的空见外道，在佛家经典中时有斥破之言，甚至有宁可怀须弥山大的我见，亦不可持空见而自高傲。

宇宙或一切行有其本体。何谓本体？亦所难言，思唯本体时不能忘相。但思唯本体时不可作共相观，作共相观，便是心

引 言

上现似的一种相，此相便已物化而非真体。本体一是法尔清净本然，不是今无而今有，更不是由意想妄立。谓之为本来，以其永不改变。本体二是绝对的，若有所待，便不名为一切行的本体。本体三幽隐的，无形相的，即无空间相性。本体四是恒永的，无始无终的，即无时间性。本体五是全的，圆满无缺的，不可剖割的。本体六显现为无量无边的用，即所谓一切行，所以说是变易，然而本体虽显现为殊的用或一切行，便不改其自性，故说为不变易。

以上是古今中外哲学家的第一因的问题，十力先生称之为“第一问题”，如此作答，把一切行的本体，假说为能变。此所谓能变，无所变与之对，如能变外有所变，是有两重世界。谓本体为能变，非谓其有创造万有之胜能，只就体之是显现为用而形容之，以为其能。亦不能如宗教界所拟具有之人格神，亦不能视为人能造作一切事之能。本体无能而无所不能，故假说为能变。从能变方面看，本体非常非断，因此称之为恒转。

次入第二问题，如何成功这转变的问题。于此须于万变不穷之中，找到最根本最普遍的法则，即相反相成的一大法则。因为说到变化，就是有对的，有内在矛盾的，以及在矛盾中找到成其发展的缘故。变化不是单纯的事情，如果说是单纯，那就没有变化。这种变化法则可以《大易》的卦爻作说明。《易》卦都是三爻。十力先生求其义于老子书中。老子说：“一生二，二生三。”此即《大易》每卦三爻之义。《大易》谈变化法则，实不外相反相成。否则只有单纯的事情，那便无变动和发展可说了。每卦三爻，就是表示变化之法则。所谓变化，从一方面说是一翕一辟的。辟、翕都是一种动势，不可说翕、辟各有自体，亦不可说先之以翕而后之以辟。变化是方生方灭，绝无旧的势

用保存。再从本体说起，假说本体是能变，亦名恒转，恒转至无而善动，连续不已，每一动恒有一种摄聚，这种摄聚的势用是一种积极收凝，不期然而然，成为无量的形向，物质宇宙由此建立。这由摄聚而形成的动向，名之为翕，由翕而形成一一实物了。恒转显现为翕的势用时，几乎完全物化，若不守其恒转的自性，所以称之为“反”。然当翕的势用起时，别有一种势用俱起，亦依恒转而起，能健以自胜而不化于翕。即此势用，是能运于翕中而自为主宰以显其刚健，而使翕随己转。此刚健不物化的势用，名之为辟。翕辟相反相成，毕竟是浑一而不可分的整体。十力先生以为哲学家中有许多唯心论者，似只承认吾所谓辟的势用，而把翕消纳到辟的一方。亦有许多唯物论者，似只承认吾所谓翕的势用，而把辟消纳到翕的一方去了。他们都不了解翕辟相反相成，说辟为心，说翕为物。其实翕辟亦不能析为二片，近似二元论者所为，但于整体之中，而有两方面的势用可说。

凡有必始于无，无即诸有之实体，实体显现为分殊的用，或一切行的时候，决定有一种收摄凝聚的势用，即所谓翕。这种翕，其端绪虽极微深隐，而由微至著，由隐至显，便成为一切物或物界。当其翕而成物时，决定有一种刚健而无所不胜的势用辟，辟与翕同时俱现，辟运行于物中而主宰一切物，故可以名之曰神，我们把这个辟说为宇宙的心。伟大的自然，或物质宇宙的发展，虽别无造物主，而其内部确有一种向上而不物化的势用即辟潜存。万物都具有这种势用，一颗电子振动，并不循一定的规律，也不是有外力使然，这就是由于它内部具有辟或心这种势用为之主宰。天下唯潜存的力用是最大的力用。一一物各具之心即宇宙的心，宇宙的心即一一物各具之心。所

谓物只是收凝的势用(翕)之所诈现,并非实有,因其显现似质碍的东西,不妨名之曰物。至于包涵此物与渗透运行于此物之中的,别有一种势用,不产自物自身的辟。翕辟是恒转举体的两方面,不可看作为各别的实在东西。一翕一辟是生生活的势用,具有内在的矛盾而发展。而翕辟与生灭方面尚有奥妙。谈生灭必须先说刹那。印度佛家分析时分,至极小量方名刹那,大乘师则以吾人心中才起一念之际,便是一刹那。一念才起,即便息灭,绝不留住,所以刹那不可说是时间。有了物质的观念,即有空时的观念与之俱现。而空时观念非常粗笨,所以在谈变的观点上,必须超脱世俗时间的观念,以理会变化之玄妙。

凡法,本来无有,而今复起,假名身生。凡法生已,绝不留住,还复成无,名之曰刹那。这是佛家主张一切法,都是刹那灭。十力先生既引佛典《楞伽大经》于是有人说先生是摄儒入佛。他以为不然,须知此理非可以援此入彼,且思想,毕竟不是浮泛或驳杂的见闻所混乱凑合而成,毕竟是深造自得的,毕竟是自成伟大的体系的。我们减欲于流行而识得寂然之体,及于翕辟之中而验夫翕辟之萌,与无生而生,即不灭之理,倘非反己证会,何由可得契解。宇宙万有,非离我心而独在,即我和宇宙,不是各有本原。可见,万物所以生成的道理,要在自心体认。阿含经所谓身作证,就是在自己身上,实证这个道理。

印度佛家立说,大概以人生论为骨干,却把本体论,或宇宙论,及认识论都包含在人生论里来说。大乘空宗,宗大般若经,而造中观等论。他们扫荡一切迷谬的知见,令人自悟空理(名真理为空理,即本体),大体偏于本体论及认识论者为多。